

贵族夫人的梦

——毛姆戏剧选

俞亢咏 李 珏 李 济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贵族夫人的梦

——毛姆戏剧选

俞亢咏 李 珏 李 济 译

责任编辑：李全安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25 插页，3 字数，310000

印数，1——4500

ISBN 7-217-00173-0 / I·82

统一书号：10109·1987 定价：3.20元

新书目：87-30

目 录

毛姆和他的戏剧作品(代序).....(1)

一、《恶性循环》(三幕喜剧).....李 珏译(15)

(The Circle) (1921)

二、《装聋作哑》(三幕喜剧).....俞亢咏译(105)

(The Constant Wife) (1926)

三、《贵族夫人》(三幕喜剧).....俞亢咏译(209)

(Our Bidders) (1917)

四、《谢 裴》(三幕喜剧).....李 济译(329)

(Sheppy) (1933)

毛姆和他的戏剧作品(代序)

廿世纪初在英国，人们提到文化界古往今来成就最大的戏剧大师时，除了莎士比亚就算在剧坛大显过身手的两位戏剧家伯纳·肖和萨姆塞特·毛姆了。人们说，是“毛姆的喜剧使伦敦人笑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这就是说，他的喜剧真正起到了叫人喜的作用。在伦敦，能在同一天有四个剧本在四家剧院同时上演的剧作家，除了伯纳·肖之外，也只有毛姆^①了。毛姆就是以一個剧坛翘楚开始其作家生活的。他先后写了三十二个戏，全部被搬上了舞台。还在他告别舞台前，想写长篇小说的那股热情就在他胸中酝酿了不少日子，而迈出头几步时所获致的欣喜使他自觉到及时调整方向，写写长篇小说才能发挥自己最大的优势，所以在写完了最后一个戏《谢裴》后便毅然挂笔与舞台告别了。

他前后写了二十一部长篇小说。这些长篇小说更使他名声大震：《人性的枷锁》被誉为“本世纪文学家达到的少数几座喜马拉雅高峰之一”；美国著名的作家西奥多·德莱塞称毛姆为“伟大的艺术家”。

当毛姆正在长篇小说的创作道路上昂首阔步时，写短篇小说的奇特魅力又吸引了他。他在适当的时候，又转到写短篇小说的圈子里来了。一旦进入这块领地，他又发现自己这才叫做

^① 一九〇七年毛姆的《弗雷德里克太太》一剧上演轰动一时，他作为戏剧大师，名噪一时，接着便有四家剧院争相上演他的剧本：《家与美人》、《恶性循环》、《富贵人家》和《当家人》。

宏图大展，大有作为，只见他接二连三地把堪称佳作的短篇小说奉献在读者面前，人们又一次为他出色的作品而欣喜若狂，连声叫好，并称之为“英国的莫泊桑”。他先后写了一百多篇短篇小说，英国出了他的三卷集，美国出了他的四卷集。象他的长篇小说一样，他的短篇小说也被译成各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

在文学的四大领域（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中，毛姆就曾在三大领域驰骋过。如果说，文学艺术领域里也有比较奇特的人物的话，那么，毛姆大概应当算是其中的一个了。

毛姆从1896年开始写作，一辈子以写作为职业，六十九年于兹。在文学领域里，写作生涯之长超过毛姆的可说是寥若晨星了。

由于他在文学事业上的巨大成就，他获得了一系列称号：他是英国皇家荣誉团骑士；他是英国皇家文学院院长；有名的海登堡大学荣誉评议员名单中有他；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荣誉会员名单中也有他；美国文学院还将为数不多的“荣誉院士”称号赠予他。在英国设置的文学奖中，“毛姆奖”算是重奖中的一种。一九八四年国际笔会第四十七届代表会评出当今世界七大文化名人中，英国的笔会会长弗朗西斯·金——便是“毛姆奖”的获得者^①。

当然，也有不少评论界对毛姆这位作家贬多褒少。特别是作为一个剧作家，评论界往往一开始总是众说纷纭的。印度的泰戈尔也曾有一段时间专门从事写戏，但他的戏剧作品一出，

^① 弗朗西斯·金，作家，诗人，其代表作《分界河》曾获“毛姆奖”。

引起的非议同样是甚嚣尘上，说它“十分糟糕”啦，不是“大家作品”啦。其实，正是由于泰戈尔决不愿意照搬一般戏剧的创作套式，而竭力追求“创造自己的戏剧形式和戏剧个性”。法国的莫里哀是众所瞩目的戏剧大师，可是，当莫里哀的戏剧初上演时，也曾引起纷纷议论，认为“语言太没味道了”。对他的《妇人学堂》一剧，甚至有的评论说“有伤风化”、“不成体统”、“是世界上最要不得的东西”。可见，大凡切中时弊、伤及社会某些阶层的现实利益的作品，是必然会刺痛那些阶层而引起他们的强烈反感的。毛姆的小说也好，戏剧也好，正是因为揭露极为深刻，嘲讽不遗余力，所以说好说歹，总是各执一词，这也就不足为怪了。

今年是毛姆逝世二十周年。从他的主要作品问世到今天已经有半个世纪以上了。一个作家能否经受时间和历史的考验，往往是要通过一个较长的过程才能看出来的。在国外，从上述那许多称号便可看出毛姆在世界文坛是早已经牢牢地占有一席之地了。那么，中国的读者们对这位作家又是怎样认识、怎样评价的呢？

中国在三十年代就有人开始介绍毛姆。由于毛姆的戏剧二十世纪一十、二十年代在西方的强烈影响，所以首先介绍到中国来的也是他的三个剧本：《情书》（1937年中译本津版）、《生死恋》（1938年中译本沪版）和《勿宁死》（方于译、版本不详）。1938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毛姆短篇小说的第一个中译本集子《红发少年》^①。

① 该篇亦译《奇妙的爱情》，见湖南人民出版社《毛姆短篇小说集》，《红发少年》计收一六一个短篇小说。

《情书》一剧后被译成《香笺泪》搬上中国最早年间的银幕，由当时著名演员顾兰君主演，也曾在上海轰动一时。

南京大学陈嘉教授1930年在美国威士康辛大学攻读英国文学，他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英国二十世纪戏剧家毛姆的戏剧评论》。

近年来国内各地的文学刊物上介绍毛姆作品的日见增多，这也是事实。另外还可以借湖南的一家出版社近年来编辑出版毛姆作品的情况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湖南人民出版社从82年起先后出版了毛姆的《刀锋》、《人性的枷锁》、《啼笑皆非》和一个收集了毛姆四十四篇短篇小说的集子。这四本书都在出版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重印了，而且每种印数都是少则五万，多则十四、五万。据了解，大学院校的外国文学系里以毛姆为研究生课题的已不下四所。对这位作家的喜爱在广大的中国读者中也出现了与日俱增的趋势。很多读者都在打听出版社还准备翻译出版毛姆的哪一部长篇小说，哪几篇短篇小说；也有不少对毛姆了解稍多的读者打听毛姆的戏剧作品有没有翻译出版的计划。为此，湖南人民出版社在85—86年度计划中又安排了几个毛姆选题，其中之一就是这本《毛姆戏剧选》。

人们或问：毛姆的戏剧在英美各国都曾那么叫座，十分引人，从廿世纪头一个十年一直演到七十年代，至今还经常有这家或那家剧院想重温一下毛姆的戏剧。它们究竟具有哪方面的魔力呢？似乎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之：一句就是前面所说的：“它使人笑”；还有一句便是毛姆“有再现生活的奇才”。

毛姆的戏剧基本上都是从检验婚姻制度的得失来反映英国社会的。英国剧评家罗纳·巴勒斯将毛剧分为三个时期：初期（以《弗雷德里克太太》、《多特夫人》为代表）以写婚姻纠葛为

主；中期（以《第十人》、《格雷丝》为代表）仍着重写婚姻纠葛；而到了末期——战后时期（以《恶性循环》、《装聋作哑》为代表），则从这个套式里跳了出来，转以社会道德为题材，力求探索人们在道德与社会两方面所承担的责任问题。

毛姆所处的时期，在英国戏剧界正是从奥斯卡·王尔德（1856—1900）到诺埃尔·考沃德（1889—1973）^①之间约四分之一世纪的空白期。这个空白整个由毛姆给填上了。

毛姆作为戏剧家的名气，在美国比在英国还大。他三十岁名噪剧坛，三十六岁第一次到美国去时就已经是红得发紫的大剧作家了。当时正值纽约百老汇的戏剧海报栏上初次用上霓虹灯，“毛姆”的大名便在霓虹灯下闪闪发亮了。

但是，剧坛这座殿堂的大门也并非一开始就为毛姆洞开的。1903年，除了用德文写的处女作剧本《天作之合》^②在德国上演了几场外，他正式的戏剧创作应当以写于1903年晚些时候的《尊贵的人》为始。可是这个头胎却是个死胎。剧本写出后，既无人上演，也无人出版。后来改写成小说《主教的围裙》，才勉强发表了。若干年后，《尊》剧才由福洛曼搬上舞台。

到了1911年，毛姆的《面包与鱼》一剧问世，“喜剧作家”的桂冠才捧到他的面前。尽管有人吹毛求疵，批评他一味追求噱头；每天都收到将近五十封骂他的信，质问他为什么如此取笑一个神职人员；许多和他交谊甚笃的朋友也因为这个戏而与他断了往来。只有《笨拙》杂志的主编A. A. 米勒不遗余力地支持这位奇才难得的喜剧大师，亲自撰写评论，誉之为别开生面的

① 均为英国著名作家戏剧家。

② 《Marriages Are Made in Heaven》，在德国演出时用的是德文名字《沉船》。

“真正的滑稽作品”。从此，毛姆遂风靡一时，出入于各家剧院，跻身于上层社会。许多名导演都四出打听毛姆写的下一个戏是什么。人们认为这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大师“满脑子是戏”哩。

在毛姆创作生涯的头三十年（1903—1933）里，他虽然也写了其他几部重要作品，但他这一段时间一直以写戏为主。他一生写了三十二个剧本，加上别人根据他的短篇小说《雨》改编的剧本《雨》，也可以说是三十三个。因为人们普遍把《雨》也看作是他的作品，而且由于海报上挂着他的大名，《雨》剧一搬上舞台，几天之内，十八个月的票就都预售一空。从三十三个剧本中选出几个最能代表他的水平和他的风格的来结为一个集子，真有些难于取舍。《毛姆戏剧选》编辑了其中的四个，即《恶性循环》、《装聋作哑》、《贵族夫人》和《谢裴》。头三个是毛姆在戏剧创作的成熟阶段写的，第四个则是以他本人的思想脉络为线索，采取十分独特的形式来写的意境深奥的最后一个剧本。为了帮助读者观众和演出团体对毛姆的戏剧能获得更多的了解，这里特为大家提供关于这四个剧本的一些背景材料和演出实况的资料，以便参考。

一、《恶性循环》

这是毛姆本人最喜欢的几个剧本（加上《装聋作哑》和《贵族夫人》）之一。在毛姆自编的《剧本选》中，他也曾说这是他最好的一个剧本。剧本问世以后，连续上演盛况不衰的时间长达三十年左右，成了他的一个保留剧目。一直到七十年代末，还有人不时将它搬上舞台。

这个戏告诉人们一个思想：人应当承认错误是自己犯的，

而不要老是把责任推给别人。

当《恶》剧在伦敦最大的一家剧院——“草市场剧院”首演时，正值毛姆远游新加坡、婆罗洲，但他很快就获悉了该剧上演所引起的强烈反应。他很高兴，尽管攻击、谩骂他的也大有人在，但他第一次嗅到了在戏剧创作道路上迎面吹来的一股清新醉人的春风，他似乎窥见了引向成功的曙光初照的道路。当时饰演剧中女主角的演员为了把戏演得更好，打洲际长途电话找他这位作者，想领教一下剧中人应该有的是哪种感情，可是毛姆此刻正在沙捞越的丛林河上经历着颇有几分冒险性的游历生活，未能在电话里千里迢迢进行交谈指点。后来毛姆知道了，虽觉遗憾，但得知演员出色地表现了他笔下的人物，也就欢欣雀跃，大为得意了。

看过《恶》剧的人，无不觉得剧作者笔力非凡，写得真是太深刻、太真实了。

为什么毛姆能写得如此深刻、真实呢？

原来他写的正是他生活圈子里最熟悉的人和事。他的妻子看了首演后，笑着对他说：

“真不懂为什么大家都说这是你写得最好的戏？我想，你写这个戏时，我对你有些不太好，是吧？”西莉敏感到了戏中写有她不少的痕迹。

五十年后（七十年代末），这个戏在英国、美国又都再一次和观众见面了。上座率仍是出人意料地高，街谈巷议大都听到一句“你去看了毛姆的那个戏吗？绝呀！”

二、《装聋作哑》

从上演时的空前盛况来看，这个戏可说是取得了更大的成

功。它首先在美国的克利夫兰市上演(1926)，一年以后，伦敦才把它搬上舞台。首演式上，整个剧场水泄不通，过道里加满了临时座位，乐池里边也坐了两排观众。当天晚上，毛姆不得不设下较大规模的家宴以招待前来祝贺的各界名流。毛姆从开幕到终场始终为女主角捏着一把汗，因为女主角伊瑟尔·巴利摩尔知道毛姆本人在场看戏，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原来她临到彩排时还总是丢三拉四忘了台词，所以这时场上到处贴着纸片儿，写着提示，导演也躲在景片后面逐段逐句地提词。毛姆差点按捺不住要光火了。下得场来，巴利摩尔满脸通红地跑到作者跟前来赔不是，说：

“哎，我没演好吧？要不然这戏准可演上一年的。”

其实，这戏一连演了两年，而且毛姆不得不承认这是他的戏中演得最精彩的一个。巴利摩尔的出色表演简直令人倾倒，就连台词中最简单的一个“when”^①，也让她给念出许多味道来了，以致每当她念到这句台词时，台下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叫好声和笑声，加上观众起笑太多，场内秩序实在无法维持，有时竟不得不高奏英国国歌，好让场内静下来。

在家宴上，毛姆夸他的演员说：

“一个伟大的女演员只要作者多少给她一点余地，她便能大肆回旋，真了不起。”

可是，对毛姆不利的评论也纷至沓来：有说它“平庸”的，有说它“乏味”的，还有不少人议论说这位妻子究竟保住了自己的贞洁没有呢？^②十年后，该剧在美国科德角再次上演，又

① “什么时候”。

② 原剧名为“The Constant Wife”，意思是“贞洁的妻子”。妻子知道丈夫有外遇，表面上装聋作哑，到后来，也拿出很厉害的一手，声称她也要与过去的一个求婚者（情人）出门去旅行六个星期。

再度引起这种议论。一个叫鲁斯·巴丁顿夫人的修书毛姆，问他那位妻子最终如何了，还附上一个贴了邮票的信封，请他务必回信。毛姆回了信（用的是自己的信封），说：

“我倒是想让她跟情人一走了之。她本应当义无反顾地出走。当然，也许我错了，须知一个作家有时也身（笔）不由己呀。”

至于批评界，毛姆则来它个相应不理。他认为一个剧作家在自己的祖国本是很难受到欢迎的。他说：

“这个剧无论在什么地方上演都获得极大的成功，唯独在我的祖国的首都却要打杀它。这帮评论家真不象话。”

事实上，直到1975年，伦敦的剧院还不时用醒目的海报预告这个戏的演出，广大的观众每次都趋之若鹜，唯恐买不到票。

三、《贵族夫人》

当人们正在回味毛姆最初的几个剧本演出的盛况时，毛姆1917年写于罗马的另一个剧本又奉献给观众了。这就是被认为是投向上层社会的一把锋利的匕首的《贵族夫人》。它的上演更是掀起了伦敦社会的一场轩然大波，观众舆论普遍认为它比《恶性循环》一剧更精彩，甚至可以称之为剧坛数十年来的第一佳作。后来，剧评界也一致认为它是王政复辟时期^①以来最优秀的喜剧之一。尽管它在美国纽约的百老汇上演后六年，才得以搬上伦敦的舞台，但那惊人的台词好几年前就远涉重洋，传到英伦的一些尚未看到这出戏的戏迷们耳朵里了。一旦在剧场就座，聆听这似曾相识的戏剧语言，人们都好似在品尝佳肴美酒，

^① restoration, 指一六六〇年查理二世的王政复辟。

视为一大享受。报刊则老是扮演着传统道德的卫护士，百般挑剔，大肆指责，几度掀起更强大的打杀风。谁知越是想打杀，观众却越吹捧。在美国，在英国，都不例外。《纽约时报》板着面孔说：

“这是一场毁灭性的演出。”

谁知正是这一根高高举起的无情棒充当了比剧院海报还高明百倍的宣传员，本来无意去看这个戏的也纷纷排上长长的队要预售十天半个月以后的票了。

1923年9月，伦敦的“环球”剧院不顾舆论界的压力，大胆上演了《贵族夫人》，首相张伯伦特地去看了首演式。毛姆为他的戏第一次在伦敦演出获得如此成功大为激动。他去请首相评点一番。首相没说别的，只是要求作者把第二幕末尾的一句台词改一改^①，当然毛姆遵命了。

《贵族夫人》在伦敦一连演了五百四十八场。剧评家们也被这位他们不太甘心称之为“戏剧大师”的作者吸引了，他们的笔开始友好些了，有的称毛姆为“大有前途的剧作家”，有的说毛姆“越写越绝，越写越妙”，好象他们一向来就对毛姆深怀好感似的。

一个写贵妇人的私生活，揭示女人内心世界的戏，怎么就这样吸引人呢？毛姆又是从哪里找到这些生活原型的呢？正如他自己总结的：“一个聪明的作家总是写他熟悉的东西的。”原来这些原型都直接间接进入了他的生活，所以他写来得心应手、栩栩如生。剧中的女主人公格雷斯东太太所取的原型不是别人，就是后来和他结为夫妻的威尔康·西莉。男主人公阿瑟·芬维

^① 这儿用了“臭货”这个字眼，似觉刺耳了一点。

克的原型也不是别人，而是西莉旧时的一个情人。西莉的第一个丈夫威尔康非常富有，当知道她有外遇后，二人便分居了，但每年仍供给她生活费二千四百镑。后来这位丈夫死了，留下一笔巨大的遗产(三百万镑)，根据法律，由西莉全部继承下来，她一夜之间便成了富冠群雄的贵妇。她的情人又是伦敦的巨商大贾，更是挥金如土，供养着她。谁知财富毕竟也有个罄尽之时，这一天一到，有情人便被她无情地抛掉了。西莉这一长串情场故事，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可就比她的姿色本身更吸引人了，所以西莉垂青毛姆那出众的才华，毛姆也就醉心西莉那故事般的身世，他俩一个未娶，一个待嫁，西莉服丧期满，便喜歌再奏了。作为夫妻，这一连串情场轶事就都一五一十由太太枕边絮语，倾怀相告，一点一滴都成了毛姆笔下上好的素材。剧中唯一的一个不是由太太讲故事提供原型的安东尼·帕克斯敦，则是毛姆自己生活中多年的搭档赫克斯敦。请注意，就连名字也只是一字之差哩。

四、《谢 裴》

从1903年至1933年，整整三十年间，毛姆大部分时间在从事戏剧创作。写于1933年的《谢裴》一剧便是他最后的一个戏剧作品。英国戏剧界认为这是毛姆剧本中写得最美的一个。该剧是他早期的小说《一个坏榜样》的翻版，描写一个小职员在法庭旁听审讯时目睹许多被告的不幸遭遇，想身体力行基督为人处世之道，予难中人以力所能及的救助，谁知反被人目为狂人、疯子、精神分裂症患者。了解毛姆的人都能直觉到这个剧反映的正是毛姆本人对人生的某些独特的看法。1933年，他躲在莫雷斯科的寓所里安安静静地写这个戏，作为他告别舞台的临去秋

波。剧本不仅在立意上较为独特，在舞台处理上也大胆创新了。如在第三幕中出现了一个似是人物又非人物的死神形像，但观众在接触到“死亡”这一概念时并无心悸、恐惧、毛骨悚然之感。谢裴因心脏病突然发作，当场死去的特定场景也并不阴森可怖。可是，人在死去，鬼魂在游荡，死神已来临，这一切又都似乎叫你信服。毛姆设计谢裴这个人物，是为了让人们相信“善良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容许存在的一种美德”。他露骨地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关系远比父女情谊更见分量这一事实。理发师谢裴没有得到赛马的大奖时，生活得十分自在安闲，无忧无虑，家庭也沉浸在幸福之中；一旦获得大奖，这笔横财如何安排便煞费了一番苦心，终于为这笔巨款所难倒。导演约翰·杰尔古德并不称道此剧，可是却又说不出为什么自己还是怪喜欢这个剧的，而且明知这个三幕剧的第一幕是皮尼洛式^①的，第二幕是伯纳·肖式的，而第三幕忽然又换成了梦幻式的，在舞台上很不好处理，他还是主动担起了导演的责任。这只能解释为他由衷地相信富有经验的戏剧大师毛姆是最善于驾驭舞台的，凡是 he 安排的场景，一定能达到预期的舞台效果。他带着几分疑虑在前台排戏，怀着几分不安在后台看戏，却为台前观众席上的震耳掌声所安抚。戏果然大受欢迎。1933年9月14日，首演的那一晚，毛姆看完了戏，悄悄来到后台，把导演拉进衣帽间，悄悄地把自己签了名的手稿本送给了他。这在戏剧界可以算作一件轶事。对于一个导演来说，这简直是有如获得嘉德勋章^②的莫大荣誉了。

评论界虽然觉得过去所了解的毛姆在《谢裴》一剧中不复存

① 英国戏剧家。

② 当时英国的最高勋章。

在了，而见到的倒似乎是毛姆的另一个幻影，一时觉得未可贸然置评，但对于毛姆能写出这样的一个第三幕，却众口一词地加以称赞，说：

“就连莎士比亚也无法把一个鬼魂写得如此令人信服哩。”

9月15日，《星期日泰晤士报》评论说：

“毛姆表现世人舍不得和金钱分手，可谓淋漓尽致。他是用极为流畅、极为公正和极为机智的手法来写戏的。他大获成功了。”

了解毛姆的人，都认为这个戏是以他本人为原型的，至少，谢裴的人生观有许多东西就是毛姆所主张的。毛姆也很想为世人所理解，世人却不尽都了解他。戏中所描写的环境与人物即使不是以他本人为原型，也是从他所熟悉的生活中直接摄取的。他住在伦敦时，就喜欢到杰明大街去买日用化妆品。那儿确实有一家有名的理发店。他也总是到那儿去候着，让一流理发师乔治为自己理发。这位叫乔治的大师可有名了。人们都称道说：“就是这一位乔治每周一次到白金汉宫去为另一位乔治^①理发哩。”这些素材都改头换面地用于戏中了。

人们对毛姆的这个戏颇感兴趣，它也确实与他过去所写的几十个戏在风格上迥然不同。可是，《谢》剧却只演了八十三场就没有演了。这在他的几十个戏中算是上演场次比较少的。毛姆早已认为他应该挂笔隐退，告别剧坛了，这一来，也就明智地得出一个结论：此其时矣。于是，《谢裴》便成了戏剧大师最后的一个剧作。

把西方戏剧作品中的一些精华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与观众，

① 指当时的英王乔治五世。

帮助大家增进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扩大人们的视野，无疑是丰富人民文化生活，促进精神文明的建设所必要的。

近年来，西方的某些优秀剧本，如《贵妇还乡》等，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上演时，还是受到了观众热烈欢迎的。当今各地文艺团体正处在改革、前进的时期，怎样丰富自己的上演剧目，也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这个集子除了是为广大读者提供的一部读物，也是奉献给戏剧演出团体的一份礼物，供从事戏剧工作的同志们研究、参考。

李 济

——一九八五年三月于长沙